

吳李包
相定遼
湘一彭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一輯
第六冊

——
第一次中日戰爭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六月臺初版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六冊

(4003)

——第一次中日戰爭

全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李包
印發行人 温正
刷行所 遵定相
海外總經銷 正中書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敘言

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之鵠的，不僅在彙輯若干論文以供閱讀而已，實另有深遠的寓意。

數十年來國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並非不辛勤，但成績却並不如理想，除史料浩瀚無涯際與史事紛縝難納繹的原因而外，研究者不易超脫時代環境所加諸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儘管成績不如理想，但總是一個時代學者們心血的結晶，它應該受到我們的重視與愛護，它值得被提出來作為今後研究者的里程碑。

蒐輯史料以廣流傳，整理史料以利閱讀，審訂史料以辨真贗等事，僅僅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但最重要的還是憑藉這些史料去瞭解歷史的真相，闡釋史事的脈絡，尋求歷史的知識，纔是歷史研究的目的。我們要結算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成果，當然祇有從他們的論文中去找答案。研讀過這些論文之後，目前從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士不致陷於無處着手或枉費功夫的苦惱中。

要周覽這些學術論文確非易事，因為它們多散見數十年來各種期刊之中。經此次大動亂，中華民國現在所保存者，幾已多成孤本，存留大陸匪區者，則遭有計劃之銷毀。我們豈能任這些可珍貴的學術成果湮沒而不能流傳？本論叢所輯的雖未必完備，但循此途徑，必可達到保存數十年來國人研究中國近代史成果，並為今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樹立里程碑的目標。

尤有進者，其匪正在大陸瘋狂進行膺造中國歷史的工作，特別重視的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他們一方面轉印經過刪改後的史料，一方面歪曲這些史料，撰寫成符合俄寇利益的歷史。進行這項工作時，必須先消滅以往學者在正常情況下的成績。羅爾綱被迫完全否定自己從前的研究結論，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參看本論叢第一輯第四冊導論）。這樁例證，更加強我們要編纂本書的決心，更警惕我們認識自身責任的重大。

在編纂的過程中，我們對以往國人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曾略加檢討。所以每一冊的前面，都撰寫導論，除掉介紹內容外，並將我們對該問題研究的見解提出。

創造時代者必先瞭解他所處那個時代的真相與淵源。祇有在明白過去苦難的所由來以後，纔可能為將來帶來新幸福；沒有不接受前人經驗的民族能繼續自由獨立地生存在世界上，締造將來的明鏡是對過去作透徹的反省。我們渴求歷史知識的目的在此，特別是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因惟有它最能滿足我們這方面的需要，惟有它最能解除我們的徬徨與空虛。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僅應當正視他們這個時代使命，而且必須集中他們的研究工作，努力去達成這個目標。

凡例

- (一) 本論叢每輯分十冊，每冊約十五萬字至二十萬字。以一專題為中心，選輯近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已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專著節錄。
- (二) 本論叢為篇幅所限，故各論文原有之註釋除特別需要者外，均刪去不錄。
- (三) 每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發表年月，讀者有需要時，可自查對。
- (四) 本論叢第一輯祇選輯國人用本國文字所發表之論著，本國學者用外文撰寫之論文或國人翻譯外國學者之論著，均不輯入。
- (五)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臺灣省印行之有關論著，為避免重複計，均不選入本論叢第一輯中。本書編者有關論著，亦不輯錄，只存其目，以便儘量容納各家論文。
- (六) 本論叢之目的在保存原作者之見解，故對所輯各論文之論斷並無贊同或反對之意。
- (七) 本論叢編輯過程中，承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莊圖書館等及其他私人藏書家給予協助，謹此誌謝。

導論

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之役，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有識之士，早已指出，這是「兩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鴉片戰爭後，林則徐、魏源一輩人所倡導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曾、左、李等所領導的自強運動，積多年艱苦經營的海權，一舉而敗壞。國人因而覺悟到，徒有「船堅砲利」，仍未必能驟致富強。這時「時務論」者的康、梁及其維新事業，祇曇花一現，却招來庚子拳亂的大反動；而經甲午戰爭的一敗，全民族對於滿清的政治改革業已完全絕望，構成了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的直接動因，國父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爲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創立興中會。」

這一戰爭雖是中日對朝鮮爭執所觸發，但追本窮源，實際上却由於日俄兩國對我國東北及朝鮮領土掠奪衝突的形勢所造成。西曆一八九一年起，俄國西伯利亞鐵路的建築，不僅使俄國海軍東方口岸根據地與其本國直接聯繫，也在爲南侵中國領土鋪路。顯然是企圖在對日鬥爭中搶先一著。因而迫使日本掀起甲午之戰。修建鐵路主持者之一俄財政大臣微特就自供：「中日甲午之作戰，爲西伯利亞鐵路建築之結果。」英駐日公使呈報倫敦機密報告中，也說：「日本對華作戰之表面原因不論爲何，其最高目的，乃在預防西伯利亞鐵路之完成，以阻止俄國之接近太平洋而已。」

甲午戰爭起後，中國海軍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其結果，使朝鮮脫離中國變爲日本保護下的「獨立」，我並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予日本。雖然，日本亦並不能獨享其勝利的果實。俄帝這時却施展其極狡詐的戰略，首先向日本表示不反對其佔領臺灣，但爲自身預計，而聯合德法干涉遼東（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并以此爲餌，向中國騙取所謂「中俄同盟密約」，獲得「中國國家允（俄國）於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及「中國一切口岸，均准俄國兵船駛入」的權利（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不久，並進一步強佔旅大（光緒廿四年三月初六日）。中國以三千萬兩贖回的遼東，至此已事實上轉爲俄國所有。俄國且在致德的照會中，宣布：「中國北部諸省，包括整個滿州、直隸、以及新疆，成爲我（俄）獨有之行動範圍。」二年後（光緒廿六年庚子），藉口拳亂，軍事佔領我東北全境，就是這企圖的公開實行。

現在，甲午戰爭的戎首日本，經半世紀來我國民革命運動與八年抗戰，終已迫其無條件投降。淪陷的臺灣澎湖亦重歸祖國，中國海軍終於重建，並日益強大，活躍於中國海。作爲象徵意義的，在民國三十六年，日本且以其雪楓、宵月等三十四艦向我賠償，並將甲午戰後擄獲的我鎮遠艦砲彈、鐵錨、錨鏈，一向陳列於東京公園的亦悉數歸還。這是我們中國海軍自甲午以來經由國民革命艱苦奮鬥所獲致的初步成就。但我們追原禍始，當年播弄這一戰爭，并乘火打劫的俄國，不僅始終未能悔禍，且變本加厲，日益向我侵凌。不僅要對甲午後的掠奪謀得法律的根據與擴展，并且要將甲午時期上述一系列的帝俄非法權利復活。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堅持「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的權利」（雅爾

達秘密協定第二條）。並且聲稱：「我們這一代人業已等待四十年了」。而這所謂外蒙的脫離，中長路的繼續霸佔，旅順、大連兩市港的租借，……等事，無論其主張為日本，為俄帝，都是自甲午以來國民革命運動，及八年艱苦抗戰所一貫反對並企求解決的具體目標，這些目標一日不能達成，我們自甲午以來的國恥就不能算昭雪。

二

甲午戰爭，關係中日命運及世界局勢者，異常重大。但，有關這一戰爭的背景、經過和影響，當時却缺乏客觀而完整的歷史紀錄。

有些材料，出自親歷其事者的手筆。或本於當時聞見的著述，雖有甚高的價值，但因士大夫傳統的虛驕習氣，或主觀成見過深，或一枝一節，見木而不見林，致大部不盡不實。這一類的著述，需要極謹慎的抉擇，才能採信。如冤海述聞一書（未著撰人），全文有牙山戰事紀實，大東溝戰事紀實，及方管帶駐韓日記并條陳防倭事宜三篇，附大東溝海戰圖十二幅。名為紀實，且有此一戰役初期主將濟遠艦管帶方伯謙之日記，全文與傳統紀載方氏臨陣脫逃者有異，雖非全不可採，要係出自參與是役之方氏僚屬，旨在為方氏辯護者。又如「中倭戰守始末記」，與廣學會輯譯之「中東戰紀本末」及「續編」同，大率彙錄自各國日報，但前者輯錄，多為中國士大夫虛狂之論，不足語於史林。比較翔實可信的，像「東方兵事紀略」，撰者姚錫光，歷佐李鴻章、張之洞、李秉衡幕，於甲午、乙未之際，正供職山，東嘗往來遼碣登萊，親歷其事，無所避諱，又抱明恥的決心而作，故較同時諸位為優。另

「盾墨拾餘」，易順鼎撰，作者於甲午後期史事，曾經親歷，但其紀述，顯然不如前書的條貫詳明。此外，像馬建忠的「適可齋紀言紀行」（光緒廿四年石印），係作者光緒八年，赴韓主持對英美訂約，壬午事變後，奉命偕丁汝昌赴韓定亂紀述之作；張樹聲的來往函牘（係馬相伯得自樹聲之孫冀謹者，載人文月刊一卷七期），係張氏於壬午事變，署北洋大臣及直隸總督時之機要函件，為一般史書所未及載者；「張季子九錄」，凡八十卷，其中政聞錄，收有作者於壬午後，隨吳長慶赴韓主持幕事時之函件及代擬奏稿，如與其傳記（張孝若著）相互參證，可看出很多史事真象。凡此，與薛福成的「庸盦全集」，張佩綸的「潤于集奏議日記」，周家祿的「壽愷堂集」，陳湜的「東征要電佚存」，翁士成的「東征日記」等一樣，都祇是一枝一節和局部的見聞經歷。

一些主持全局參預大計者，迄無一人對此一大事之全部經過、背景、影響，作系統的敍述。「李文忠公全書」，「李文忠公尺牘」，「翁文恭公日記」等書中，雖有很多有價值的文獻史料，但片斷的文獻與史料終非歷史，這輩官場文字中所習有的含蓄、隱避，以致很多有關的大事，始終不能表現其清晰的真象。「九一八」以後，北平故宮博物院根據所藏清廷檔案輯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王彥威父子私人編印「清季外交史料」亦同時問世，對於這一大題目才有較豐富而直接的資料可供研究。近年日本外務省也輯印檔案成「日本外交文書」，其中有關甲午之戰部份，因伊藤、陸奧等書早經梓行，似亦無較多新資料的透露。

三

甲午中日之戰，是兩國海軍爲中心的戰爭。中國的失敗，是代表自咸同以來積數世經營，以「船堅砲利」爲中心的自強運動的失敗。因此，論及甲午戰爭，必須對海軍的建置沿革，先有瞭解。民國三年北京海軍部會專設編史處，以劉心組（傳綬）中將董其事，聘嚴復爲總纂，函札四馳，徵求自清季咸同以來海軍故實。并由嚴復擬定十一紀四表，分調部員撰著，中間因人事更迭未竟全功。至民國六年編史處亦改組，此後時作時息。僅成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上下一冊（民十五年出版），「海軍實紀購艦篇造艦篇」上下共一冊；另「海軍大事記」一冊，於民國七年初出版。這是紀錄近代海軍事實僅有的專門載籍。據池氏自敍，大事記「大都本諸舊署案牘、奏章、電章，及海軍各將士躬所見聞，所記務求翔實，不敢臆爲增減」（見海軍大事記例言）。而購艦、造艦及述戰諸篇之作，亦復如此。當時參予審訂諸人，均爲海軍耆宿，或參予甲午戰役，如李鼎新上將敍述戰上下篇有謂「余從事海軍垂數十年矣，甲午身列行間，躬親督戰」。他們以親歷見聞，來參予修史，復以事隔多年，沒有個人的好惡利害，且屬官書，值得我們作研究的參考，因此，都分別收入本書。此外還有前海軍總司令部民國三十二年出版的一冊海軍大事記上下兩卷：上卷起自同治元年至宣統三年，全文均係池著原文；下卷，自民元至三十年，內民元至民六一段，亦是池著文字。自民七至民三十年是後續的，文字極爲雜亂，故不取。

中日甲午之戰，直接起因於朝鮮。朝鮮壬午事變、甲申事變，是甲午的前奏。這期間中日外交的爭衡，英俄的調停愚弄及俄帝對韓的乘隙蹈虛，戰後的馬關議和，這一連串的外交戰，實際上構成甲

午戰爭的重要部份。本冊選輯的王德昭、王信忠、沈鑑三氏文字，均係彙輯比對中日歐文著作而成之專門論文，可供國人於此種種獲致深刻認識。

甲午我海軍的失敗，論者常歸罪於未能及時添購艦械。其實際的情形如何，除上舉池著購艦篇外，本書編者之一有「中國海軍史」專著，紀述較詳，可資參考。本冊選輯張蔭麟之「甲午戰前中國之海軍」及「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兩文，都是根據中西史料而作，打破甚多傳統紀述。雖然，若干論點，尚嫌不夠詳明。如海軍經費移築頤和園一事，久為中外論者懷疑聚訟的懸案，作者知有此問題，而并未解決此問題。本書編者之一曾有「清季園苑建築與海軍經費」一文，為近年新刊，可供參考。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係一種所謂「史料式的歷史」。這種史書所收輯的史料，必需一一註明出處，才能判定其真實程度、學術價值。否則即難採信。本書恰坐此弊，這裏遂錄繆鳳林教授評論一文，係採自當時國內書評權威刊物——國立編譯館編纂劉英士主編之圖書評論。其值得注意處，在以學術考證，揭發「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原編者一項偽造歷史的大騙局。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本已貧乏，不幸又有這種無恥的文人，竟不惜偽造歪曲歷史，實在令人痛心。更不幸俄帝共匪竊據神州大陸後復變本加厲，偽造歷史，以適合其政治宣傳，偽「中國史學會」主編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五種「中日戰爭」（共七冊）的敍例中，既用共匪慣用欺世的語法，頗倒是非地說：「美國資產階級支持日本的擴展，企圖乘機壟斷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市場，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但在這七冊資料中却沒有可以證明這一句話的任何一件資料。其有意利用此種書籍以配合

「抗美援朝」宣傳是顯而易見的。而相反地在其第七冊所選譯的俄國帝制時代的檔案中，却再三顯露俄人對朝鮮的狂大野心。特別是該書編者在選譯這些俄國檔案文件，一再用「俄帝國主義在遠東的開端」標題，更是企圖欺騙國人，給予國人一種錯覺以為在這以前俄羅斯帝國主義者，在遠東、在中國，都是毫無動作，甚至有清白紀錄的，這種完全隱諱一六七〇年以來俄人對我國的侵略行動（包含俄人侵我外蒙、東北、新疆種種事實。參見本「論叢」第十冊），顯然又是為着配合其「中蘇友好」的政治宣傳。但在該書第七冊（第三一五頁）選譯俄國檔案明白地指明：「日本之進行戰爭是我們開始建築西伯利亞鐵道的後果，歐洲列強及日本大概都意識到不久的將來就要瓜分中國，他們認為在瓜分時，由於西伯利亞鐵道，我們的機會便大大增加」，這些俄人的自供，顯然與該書「敍例」所指陳的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其匪的欺騙宣傳已經不能自圓其謊，矛盾百出，這又是一最好的證據了。

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六冊

—第一次中日戰爭目錄

導論

一、序海軍大事記	嚴復	一
二、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	三
三、海軍實記造艦篇上	池仲祐	五二
四、海軍實記造艦篇下	池仲祐	六八
五、海軍實記驅艦篇	池仲祐	一〇二
六、甲午戰前中國處理朝鮮「壬午事變」之經過	王德昭	一二〇
七、甲申事變始末	王信忠	一二七
八、甲午戰前之中日外交政策概說	王信忠	一五九
九、甲午戰前中國之海軍	張蔭麟	二〇五
十、甲午戰事紀	池仲祐	二一七

- 十一、甲午戰爭 徐培根 二三〇
十二、甲午中國海軍戰績考 張蔭麟 二四五
十三、中日馬關議和 王信忠 二七八
十四、甲午戰後之中俄關係 沈鑑 三一六
十五、評「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繆鳳林 三五三

一、序海軍大事記

嚴復

不佞年十有五，則應募爲海軍生。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爲學舍。同學僅百人。學旁行書算，其中晨夜伊毗之聲，與梵唄相答。距今五十許年。當時同學略盡，屈指殆無二存者。回首前塵，塔影山光，時猶呈現於吾夢寐間也。已而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卒業，旋登建威驅船，揚武輪船爲實習。北踰遼渤海，東環日本，南暨馬來、息叻、呂宋。中間又被檄赴臺灣之背旅萊蘇澳咸與繪圖以歸。最後乃遊英之海軍大學。返國年升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軍，設學於天津之東製造局。不佞於其中主督課者，前後凡二十年。庚子排外禍作。清朝羣貳，以祖宗三百年社稷，爲之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師學堂去不復收。蓋至是不佞與海軍始告脫離。而年髮亦垂垂老矣。軍中將校，大率非同硯席，卽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韓之二役，海軍學生爲國死綏者殆半，顧所予遺老成，往往蔚然起爲時棟。前大總統黃陂黎公。今海軍部總長同邑劉公。最其彰明較著者已。於戲！海軍得才可不謂盛也耶。茲者池君滋鑑，奉令爲海軍大事記，蒐討翔實。自吾國始講海軍以來，至於今日，舉五六十年中，得失興廢，粲然如視掌列眉，語不云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然則滋鑑載筆搜輯之功，不其偉歟。書旣成，則乞弁言於復，乃卉然曰。嗟夫！茲事體大。其關於存亡治亂，有識者觀此，當自知之，無俟不佞更爲一二云也。顧三十年前，曾與總稅務司赫德談言。赫告予曰：「海

軍之於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幹枝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衆矣，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苟於海軍，未見其益也。」今日政體雖異，然迺思赫言，猶足使吾國民與當路者憬然於海軍盛衰之故也。乃爲牽連記之。民國七年八月中旬。

清同治元年壬戌（西曆一八六二年）
海軍大事記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令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訂購兵輪船，大小凡七艘，名之曰金臺、一統、慶萬、得勝、百勝、三衛、鎮吳，以備協勦沿江賊壘，是為在外國訂購船艦之始。

十二年癸亥

金臺等七船到，聘英國阿思本為幫統，酌配員勇駕駛回華，嗣因李泰國報銷前後不符，阿思本條約請參換制，枉意要求，其時沿江賊壘已次第平毀，毋需此項兵船，因退還英國發賣，遣散洋員英勇。

由總稅務司李泰國購天津輪船為巡緝之用，總理衙門奏定以黃質三角式旗鑲飛龍戲珠，龍藍色、旗赤色為國旗。

四年丙午

總理衙門奏准

開辦上海製造局

備造船炮。

五年丙寅

南洋總督曾國藩

於上海虹口

奏設製造局

備造船炮。

同治四年正月，國務院總辦事處宗棠議興船政，奏稱我國三面瀕海，各國火輪兵船直達津沽，而海防幾同虛設，商務減